

寻找

陈桂棣 春桃

著



寻找大别山

陈桂棣 春桃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大别山/陈桂棣,春桃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8979-6

I. ①寻… II. ①陈…②春…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0101 号

责任编辑 杨新岚 周昌义

装帧设计 赵迪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59 千字

开 本 640×960 毫米 1/16

印 张 21 插页 3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979-6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如此而已

去年八月中旬，红色旅游火热全国时，春桃接到一个大别山农民的电话，希望帮忙办一件极小的小事：老房朽了，摇摇欲坠，希望申请政府补贴略作翻修。

相对于我们越来越富裕的政府，和越来越豪华的办公楼，这只需一笔小钱。相对于房主的身份，更是微不足道：房主叫李开文，是完整走过长征路的老红军，在延安，是开国领袖毛泽东的炊事员。

我们夫妻却为此犯难。多小的事情，落到农民身上，落到我们这类手无寸权的文人手上，都不是小事。不说李开文已经过世，就是他还健在，恐怕也难办。二十年前，为了一件同样的“小事”，陈桂棣带着李开文亲笔求助信求助政府，招致的也是冷漠：大别山的老红军多了去了，都要照顾，怎么得了！

也是，大别山的老红军多了去了，当年参军参战的就有二百多万。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惨遭国民党杀害又惨遭日本鬼子杀害，还有共产党自己肃反误杀，到新中国成立，仍有上百万。除去董必武、李先念、徐向前、洪学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在外工作者，生活在大别山的老红军，也还有很多。不说那些一直享受着红军待遇的，就说因种种原因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落实政策承认为“红军失散人员”的，仅一个金寨县便有三千五百九十七人，一个六安市则多达七千五百六十人。

真是多了去了。走进大别山,任何一座荒野中的孤坟,都可能是无名烈士墓,任何一个山中老人,都可能是红军老战士。二十年前,陈桂棣路遇一双目失明的老人骑牛上山,一问,革命资格居然比老红军还要老。问他为什么不休息,反问道:难道打了几年仗,就要享一辈子福?

如此人物,本来是共和国的脊梁,中华民族的财富,但在有些地方,就因为多了去了,所以不值得宝贵,不值得记忆,甚至成了少数人眼中的包袱。总是要等他们死绝了,都成了孤魂野鬼,才想起修几个纪念馆,造几个故居,开展轰轰烈烈的红色旅游,打造红色经济增长点。

八十年前,大别山遭遇了史上最惨烈的“自杀”,领导三大起义创建了三支红军队伍的周维炯、舒传贤、姜镜堂、戴克敏、曹学敏,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许继慎等红军领袖尽数被杀,地方党政部门负责人几乎被斩尽杀绝,其中包括正在七里坪前线指挥反围剿的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

下达屠杀令者是张国焘,当时是共产党的领导之一,后来是共产党的叛徒。

五十年前,时任中共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的康生发表“三个一”意见:宣传革命历史要突出一个领袖、一支红军、一块红色根据地。

从此,大别山在惨遭张国焘屠杀之后,又惨遭抹杀。关于红色根据地,人们言必称井冈山,黄洋界;言必称洪湖水,浪打浪;很少说大别山。说到大别山,也多是解放战争中的刘邓大军,殊不知大别山还孕育了红一军、红四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七军、红二十八军和红四方面军;还有从大别山开始的红军长征,自一九三二年九月起,至一九三七年四月,比起众所周知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时间和距离,艰苦和惨烈,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就有了一位时任领导人的一席追问:为什么看得见井冈山,听得到洪湖水,就是见不到大别山?

说远了。总之，屠杀也罢，少说也罢，大别山的老红军还是多了去了！

好了，以我们的能力，我们所能做的，也就去大别山走一走，聊一聊，捡拾散落在山野间记忆，然后整理出几个“多了去了”的大别山老红军的故事，“以飨读者”。

如此而已。

整理期间，我们得到了老红军后裔李运兵、张明珍、何运新、何光炎、廖少森、金龙和、金龙云，特别是六安党史办鲍劲夫、金寨作家王京隆和李建梅的热情帮助。王京隆还直接参加了《“叛徒”何曼》和《失语的红军》的写作。我们还参考了徐向前元帅，洪学智、许世友、王宏坤、李德生、吴昌炽、漆远渥、廖运泽诸将军，以及胡允恭、江皖白、区考、许挺等许多同志大量的文稿和资料。

在此，一并感谢。

么的激动啊！想不到，就在放下担架的那一瞬，他猛地觉得，有一股巨大的热浪由胸中喷射上来，吐出了满口的鲜血。

三千里枪声不断，三千里浴血苦战，李开文跟着队伍从皖西一直走到川北。这天刚到汉中附近，他们竟又被尾随而来的侦察敌机发现了，数十枚炸弹扔进了躲闪不及的担架队的人群中。随着山摇地动的爆炸声，尘土弥漫，血肉横飞，还没等李开文反应过来，他一下就被埋进了碎石泥土中。

战士们将他扒出来的时候，见他已面如土色，不省人事，都认定他已经牺牲了，就把他拖进死人堆里，准备找个地方统一安葬。

那一天，也就亏得那个被他劝归了队的老乡，听说他在这次敌机的空袭中中弹身亡，怎么也不相信，找到死人堆，硬是扒出了李开文。哭喊道：“李班长，我是你老乡，你可不能就这样走了啊，我还要跟你奔一条活路呢！”

老乡一边抹泪，一边下意识地将手指头伸到李开文的鼻子跟前去，竟发现他还有气。

老乡大吃一惊。连忙跑到炊事班，找来小半碗米汤，掰开李开文的牙齿，喂起来。谁知，李开文竟被他喂活了过来！

这消息被团长知道，团长说：“这小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这以后，抬了一路别人的李开文，躺在了别人的担架上。队伍到达四川省的通江县驻扎下来时，他被送进了医院。

这一住，就是一年。

开始，他躺在病床上，浑身上下像散了架，一动，哪儿都痛。最痛的，还是他的心。当他知道他的两个耳朵，在那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被震聋了，痛苦得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感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大废人，当不成红军战士了，就难过得要死。

但是医生告诉他，除了两耳伤残，他的五脏六腑都还没有问题，这才渐渐平静下来，于是开始数着日子过，盼望着出院的那一

当时李讷才三岁，李开文特地为她打了一双小草鞋，鞋面上还特地配上了两朵红泡花。小李讷穿在脚上，欢喜得又蹦又跳。主席瞧着，也乐，就说：“你还不快谢谢李伯伯！”

小李讷连忙转过身，跑到李开文跟前，鞠了一大躬。李开文也乐了，问她：“咋啦？”李讷一字一停地说：“爸爸要我谢谢李伯伯！”说罢却又认真地问：“你是李伯伯吗？”

问得大家都笑了。

那一年，李开文被评上了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劳动英雄。在上千人的大会上，毛泽东亲自把一面白布毛边的奖状授给他，要他代表劳动英雄讲讲话。

李开文一上台心就慌了，感到自己没做出啥成绩，毛主席还亲手把劳动英雄的奖状给了自己，又要他代表讲话，他感到惭愧啊。试着张了几次嘴，还没说出来一个字，脸就红到了脖子根。

毛泽东鼓励道：“老李，想说啥就说啥。”

李开文于是说：“我没做出什么样子，人民过奖了我。我往后一定拿出成绩来。”

才说一句就愣在了台上。

毛泽东带头鼓掌，大家也跟着鼓掌，台下的掌声像起了雷。

李开文趁着掌声，走下主席台，因为走得太慌张，差点儿跌了一跤。

事隔不久，李开文果然干出了大成绩，闹出了大动静：他单枪匹马砸了延安的中央监狱！

那天傍晚，李开文给中央领导打完了饭菜之后刚回到窑洞准备休息，中灶班的一个炊事员，一阵风地跑进来。

李开文见他眼泪汪汪，就问出了什么事。来说：“一桩小事。”

“小事也值得这样哭鼻子？”李开文说，“还有出息吗？”

来人哭得更伤心，忙纠正：“不是小事！”

李开文搞糊涂了：“不是小事，你为啥又说成小事呢？”

来人问：“你不是同殷道山很熟吗？”

李开文说：“是呀。”殷道山与他同岁，又都是从大别山老区出来的，原先就很熟悉。

“他被人捆走了！”

李开文一惊。他不敢相信。殷道山虽然与他不在一个炊事班，但殷道山的为人忠厚，在中央机关的炊事员中间是出了名的。平日只见他埋头干活，连话也说不上两句，一个老实巴交的山里汉子，他招谁惹谁了，为何要被人捆走？

“他怎么啦？”李开文急着问。

来人这才把事情的经过从头说了一遍。确实，也就是从一桩小事引起的。刚才，一个首长的秘书来打饭，殷道山像往常一样地给他打了饭，秘书认为打少了，要殷道山再添点。可殷道山没听到，转脸又忙着去为别人打饭。秘书不高兴了，开始骂骂咧咧。殷道山发现脏话是冲着他来的，就问了一句：“我怎么啦？”秘书指着他怒道：“我看你就不是个好东西！”殷道山没想到首长的秘书会这样不讲道理，也有些生气，问道：“你怎么可以骂人呢？”秘书见一个伙夫竟敢当众顶撞自己，更是怒火中烧，提高了嗓门骂道：“你他妈的，反了！我看你就是一个反革命！”

秘书说罢，气势汹汹地离开了。大伙原以为这位秘书狠话说了，气也出了，走人也就完事了。谁知，他很快就带来了保卫科的干部，冲进中灶班，把正准备吃饭的殷道山一绳子捆起来，带走了。

“为这点小事，就把人捆走了？”李开文听了，心里直冒火。

这时特灶班的炊事员也围了过来，一个个都替殷道山叫屈。李开文原是在那发愣，突然站起来，冲着围拢来的炊事员吼了一声：“该干啥干啥，我这就去给他送饭！”

他推开大伙，跑到灶间，端了一份饭菜，脚步很响地出了门。

他早就知道黄土山坡后面有个窑洞，那是中直机关的一个看

守所。他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找到了那个窑洞。

他赶到那个窑洞时，洞前空无一人。走到窗前，朝里一望，正望到了殷道山，见殷道山正垂头丧气地坐在里面。

“殷道山！”

李开文喊了一声。

殷道山惊得抬起头，以为是保卫科来人提审他，恐惧地抬头看了看窗外。

这一看，看见的却是李开文，先是一惊，接着，就忍不住扑到窗前，泪流满面。

“哭个球！”李开文说，“快开门，我给你送饭来了。吃饱了给我说说，究竟怎么回事？”

殷道山一听，哭得更伤心。

李开文走到门前，才发现门环上挂着一把牛头大锁。

“龟孙子！”看见大铁锁，李开文就想到张国焘在大别山革命老区抓“AB团”、揪“第三党”，错捕错杀那么多优秀的红军将领的事。想到那些事，一腔热血就直涌脑门子。他从地上抱起一块十多斤重的大石头，举起来，狠狠地朝牛头大锁砸过去。

一次不成，再砸一次，连砸了三次，终于把大锁砸开。

他把饭送了进去。

但是，殷道山却不敢吃。

“咋啦？”李开文火了，“怕人怪罪你？你只管照实说，就说这锁是我李开文砸的，饭是我李开文送来的！明天我就接你出去！”

当天夜里，李开文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一直在琢磨：这事该去找谁解决？天刚蒙蒙亮，他就爬起来，直奔毛泽东的窑洞。

特灶班的驻地离毛泽东住的窑洞，只有二百来米，李开文三步并作两步就来到了窑洞的门前，却被警卫员拦住。

警卫员小声地问：“老班长，有啥事？”

位不可一世的秘书不仅在中央机关全体炊事员大会上向殷道山公开道了歉,还作了一次深刻的检查。

几天后,李开文去给毛泽东送夜餐,毛泽东见是李开文走进来,放下笔,认真地说道:“人说聋子好脾气,想不到你还会发火,还敢造反,竟然砸了中央大狱!”

李开文一惊,没想到这事连主席也知道了。

毛泽东仔细地盯着李开文看,看得李开文脊背上直冒冷汗,不知所措。

“看不出啊,你还有这大胆量!”毛泽东感叹道。

李开文结结巴巴,忙做检讨:“我是个粗人,没文化,遇事不懂用脑子去想,只会动蛮。”

毛泽东听了,突然哈哈大笑,说道:“蛮得好!”

李开文正等着主席批一顿呢,没想到竟是被夸赞,不由茫然地抬起头。

这时毛泽东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说道:

“你这次砸了中央的监狱,没错。延安的官僚主义一露头,就被你砸了回去,这对大家都是一次很好的提醒,所以我说,你蛮得好哪!”

一九四七年二月,蒋介石从南京飞往西安,亲自部署“西北王”胡宗南,厉兵秣马,突袭延安。胡宗南为使这次“突袭”一举成功,作战计划连手下的师长、军长都不透露,只告知部队要集结,集结后要干吗却严加保密。其实,没等胡宗南的部队集结完毕,毛泽东已获处了情报,自然是成竹在胸。毛泽东说:“存人失地,地终可得;存地失人,必人地两失。”所以,当胡宗南集中了三十四个旅的二十三万人马,攻入延安时,才发现是座空城。

这一年,李开文正满五十,年届半百。他跟随毛泽东、周恩来撤出了延安,转战陕北。

三月的陕北,天寒地冻,黄土高原一片肃杀之气。这急坏了李

开文。到处是冰天雪地，望不到一点草绿，没菜吃——拖垮了首长们的身体怎么得了？

李开文一连两宿睡不着。这天，已将近夜半时分，躺在床上的李开文，一骨碌爬起来。他悄悄唤醒两个身强力壮的小战士，叫他俩跟自己出趟门。

两个战士迷迷瞪瞪钻出被窝，因为太冷，缩着脑袋问：

“去哪？”

李开文小声说：

“回延安。”

“回延安？”

两个战士吃惊地望着李开文，以为他在开玩笑。延安已经被胡宗南的重兵占领了，半夜三更摸回去，岂不是送死？

李开文不容二人分说，说声“走”，先出了门。

两个战士不敢怠慢，赶忙穿衣下床，紧紧跟上。

李开文这是豁出去了！

其实，他虽是个粗人，却粗中有细。他断定，这天寒地冻的，又是三更半夜，沿途的敌人哨兵一准会躲在哨棚里；何况他们又是一身夜色打扮，神不知，鬼不觉。再说了，特灶班随军撤出延安前，上级叫大家轻装出发，李开文却舍不得，他把大量的腊肉、腊鹅、咸鱼、咸鸡蛋，一时带不走的，全埋进了一处秘密的窑洞，他相信那些东西不会丢失。

当李开文带着两个战士抄小路直奔三十里外的延安城，手脚麻利地取了三担食物，然后安全地回到驻地时，天也才鱼肚白。

开饭时，毛泽东发现餐桌上忽然出现了如此丰富的内容，吃惊地问李开文：“聋子，你会变戏法不成，怎么弄出了这许多东西？”

李开文咧嘴直笑：“我和两个战士回了趟延安。”

毛泽东更是一惊，瞪圆了眼睛：

“当真？”

“当真。”

毛泽东筷子一摔，脸沉了下来：

“这样冒险的事，你也去干。你是位老同志了，为什么不守纪律？”

李开文见主席真的生气了，忙分辩：“敌人没我们路熟。”

毛泽东半天没动筷子。见李开文低着头，一个劲地抹泪，又有些不忍。于是招呼大家：“大家都吃吧，吃！别辜负了老班长的一番心意。这可是老李和两个战士豁出性命讨回来的。吃吧，吃了有劲，争取一年收复延安！”

主席的话，真灵。李开文想。果然没出五个月，胡宗南的二十多万人马就被拖得疲惫不堪。只用了一年时间，胡宗南的三十四个旅便被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赶出了延安城。

延安收复后，毛泽东就率中央机关从此离开了陕北，东渡黄河，去了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

这时，五十一岁的李开文，没再随部队去西柏坡，也没留在特灶班，组织上将他安排到了中共中央群工部。一到群工部，就被送进了中央干部文化学校。

行前，李开文去和毛主席告别。

毛泽东握着李开文的手，很久很久不放，动了感情地说道：“你先进学校学习，等革命胜利了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没文化不行啊！”

李开文多么不想离开特灶班啊，不愿离开这么多年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战友，和这些平易近人肝胆相照的中央领导。他强忍着，才没让泪水流出来。

“有机会要来看我，”毛泽东叮嘱道，“不要躲我啊！”

“要得！要得！”

李开文声音有些哽咽，除了想到在四川学会的这句话，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三

在中央干部文化学校,李开文硬着头皮,学习了半年。这样的机会,别人是求之不得的,李开文却觉得浑身上下不舒服。毕竟已经五十大几的人了,毕竟大半辈子是在烽火硝烟中度过的,忙惯了,也累惯了,现在陡然轻松下来,坐在安静的教室里,握着一支轻飘飘的笔,他真的不适应。他也很气自己,怎么一上课,不是思想老走神,就是一个劲地犯困?为此,他没少用笔扎自己的腿。他真的不想辜负主席的教导,困难再大,也要拼命地学好文化。半年下来,他终于学会了一千二百零六个字,已经能看看报,学着写点简单的材料了。

一九四九年七月,李开文从干部学校毕业了,他高高兴兴地回到中央群工部,要求给自己分配工作。

群工部长李维汉和李开文算是老熟人了,他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道:“李开文同志,组织上考虑你过去吃了太多的苦,现在就给你安排一个‘甜’的工作。决定派你去天津,当糖厂副厂长。”

李开文一听,吓了一跳。

“天津糖厂的干部群众很多吧?”李开文忙问。

李维汉说:“一千多人不会少吧!”

李开文直摇头:“不好,不好。”

他寻思,这么多人,够得上一个整团的编制了。这么大个厂啊,自己哪有本事管好这么大的一个摊子呢。

他说:“李部长,我不想去天津,也当不了那个领导,你还是让我回大别山吧!”

“回老家?”李维汉有些意外。

李开文没有拐弯抹角,他直率地说:“大军打到江南了,我的家乡早已解放,我回去工作;再说,老婆儿子还在家里等着我呢!”

李维汉沉吟了半晌，劝道：“老李啊，当年红军撤离大别山，那以后国民党军队和当地还乡团，就大开杀戒，与红军沾亲带故的恨不能斩尽杀绝，你的老婆孩子还能不能见到，恐怕都难说了。你听我的不会错，不去天津，就留在北京工作也行。”

李开文叹了一口气，坚持说：“我还是要回去找她们，万一不在了，再说。十七年前，我硬着心肠丢开了她们，现在眼看仗打完了，天下太平了，我得回去偿还这些年欠她们的情。”

这当然不是李开文一时的冲动。“革命成功以后回家”，这个想法已经埋在他的心里多年了。当年，他一脚把儿子踢开的时候，心里就是这样想的。

他想，只要自己不是“光荣”了，部队很快就会打回来。只是想不到，这一走竟是十七年！

李维汉知道李开文人老实，说不好假话，却脾气倔。既然他决心已下，自己也不便再劝，就要工作人员把李开文的组织关系先转到华东军区，再请他们把他的档案转到安徽去。

离京之前，李开文想起了毛泽东“有机会要来看看我”的话，他想，自己这一去，就隔上了千山万水，今后不一定有机会再见主席了。听说主席住在香山，就一路问过去，最后在双清别墅，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显然也没有忘记这位“老班长”，了解了情况后，关切地问李开文：“你为什么不去天津糖厂呢？”

李开文说：“天津糖厂的糖甜，也没有家乡的水甜。”

毛主席一听，笑了：“你这是要‘叶落归根’啊！”

李开文说：“我现在虽然认识了一千二百零六个字，可我心里清楚，不是一块当厂长的料子，没有那么大能耐。回到家乡后，找个自己能够干得了的，一定努力工作！”

毛泽东得知李开文已经认识了一千二百多个字，高兴地说：“回去就回去吧，你要经常写信来。到哪里都要记住了，你是从中

央出去的。”

这以后，李开文的组织关系从华东军区，转到了安徽，安徽有关部门最后把他介绍到六安地委组织部。

地委领导试探着问：“李开文同志，你想从事个什么工作呢？”

李开文说：“服从分配，什么工作都行。”

“那你就回金寨县去当副县长吧。”

李开文一听，又是吃惊不小。叫他去天津糖厂当厂长，他已经感到一千多人太多了，现在让他回家乡当县长，一个县少说也有二三十万人，他哪有这个本事去领导？他忙把手像蒲扇般地摇，说：“不行不行，这当官的事我干不了。”

地委领导见李开文的态度坚决，不像开玩笑，便十分为难，说道：“你先在地区住下来，再想想，考虑一下，过两天我们再落实这件事？”

李开文说：“我就不在这里住了，先回老家看看。”

地委领导于是说：“行，我找一个熟悉金寨的同志陪你去。你离家时间太长，有些地方可能已经不认识了，请一个人给你带带路。”

李开文没有推辞。

第二天，天一亮，李开文就和地委办公室的一位小伙子出发了。他们乘一辆马车，颠簸了大半天，才赶到金寨县城。在县城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李开文就起床了。他说服了小伙子，再三强调山里走出来的人不会在山道上迷路，吃罢早饭，他就独自一人进山了。

大别山和陕北的黄土高坡毕竟不同，进了大别山，人就像跌进了汪洋大海。奇峰峻岭，层层叠叠，连绵不绝。李开文走在既熟悉又已经陌生了的山间小道上，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一如眼前的远山近水，波翻浪涌。

那天，李开文披了一件当年从日本兵那里缴获来的军大衣，个

子虽然矮小,却也显得十分精神。听人说,人生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就是能够“衣锦还乡”,李开文虽然不是那种显摆的人,但毕竟离家多年了,离开的时候,乡亲们只知道他还是个赤卫队员,肯定不清楚他现在已经是个有着十七年革命经历的老红军、老八路了,他想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乡人面前。

尽管,山道上走着的只有他一个人,他却一点也没感到孤单。十七年间经历过的那些事,拉洋片似的,在他眼前又过了一遍。不知不觉天暗了下来,山里的夜,周围静极了,他一点儿也不胆怯,只觉得四周很热闹,长征路上、延安窑洞里结识的那许多战友和首长,一路就在陪着他。

就这样,不吃不喝,竟也不知道饿,直走到天又亮了,已经来到家乡的板棚了,他才突然紧张起来。老婆还在不在人世了?当年被自己一脚踢开的儿子李锦旭,如果还活着,该是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了。那一对没见过面的双胞胎,也都长得比自己还高了吧?

经过一间草房的时候,有条狗突然追上来咬他,接着,远远近近的大狗小狗都跟着叫了起来,叫声惊天动地,叫得他心惊肉跳。他忽然有些伤感:“自己离家的时间太久了,我已经成了这里的陌生人。”

当他来到一片竹林时,兀自一惊。他分明辨认出:这就是他家屋后的竹林子。林子前面原先的房子却不见了,出现在眼前的,怎么会是一个简陋不堪的草棚子?

李开文紧走几步,轻轻推开草棚的门。

一个五十开外的山里男人抬起了头,好奇地打量着李开文身上的那件黄军衣,问:“你找谁?”

李开文不由一愣。对方的脸上虽然刀削斧劈般地布满了皱纹,他一眼还是认出了:这正是弟弟李开香!

李开文动容地说:“我是开文啊,你不认得了?”

李开香不敢相信地揉着眼,问:“你是开文哪,真的是你回来